



不曾苟活

民国大师的风骨和底气

鲁迅 胡适 等◎著

不曾苟活

民国大师的风骨和底气

鲁迅
胡适等◎著


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曾苟活:民国大师的风骨和底气/鲁迅,胡适等著.
—贵阳:贵州教育出版社,2013.5
ISBN 978—7—5456—0415—3

I. ①不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05829 号

不曾苟活:民国大师的风骨和底气

鲁迅 胡适 等 著

责任编辑 程冠华 徐开玉
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
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
(电话 0851—8654672 邮编 550004)
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张字数 9.25 印张 190 千字
版次印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5456—0415—3

定 价 32.8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厂址: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台湖村 电话:010—62252154 邮编:100088

目 录



19 / 胡适：追忆曾孟朴先生

精致的作品是发现了，只缺少了伟大

22 / 梁启超：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

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，而能矫正他的绝少。这是他的绝学！

1 / 胡适：记辜鸿铭

我博学多识的敌人来了

25 / 夏丏尊：弘一法师之出家

我的出家，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。此恩永不能忘

7 / 傅斯年：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

我忍辱至此，皆为学校，但忍辱是有止境的

31 / 郑振铎：永在的温情

迟了恐怕要来不及了

11 / 鲁迅：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

战斗的文章，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，最久的业绩

15 / 胡适：高梦旦先生小传

吾父不仅是一个好父亲，实兼一个友谊至笃的朋友

37 / 夏丏尊：鲁迅翁杂忆

依旧是洋官纱吗？呃，还是洋官纱

41 / 郁达夫：回忆鲁迅

密丝许，你胃不行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，吃些生果罢

66 / 郁达夫：怀鲁迅

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

68 / 萧红：回忆鲁迅先生

擦一擦，拿着鸡吃，手是腻的

106 / 郑振铎：惜周作人

他实在太可惜了

111 / 郑振铎：悼夏丏尊先生

他的天真无邪之处，的确够得上称为一个：孩子：的

118 / 傅斯年：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

准备着明天就会死，工作着仿佛永远活着的

129 / 胡适：丁在君这个人

我们是救火的，不是趁火打劫的

140 / 鲁迅：忆刘半农君

他的浅，却如一条清溪，澄澈见底

144 / 郁达夫：敬悼许地山先生

这一天真的性格，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

148 / 夏丏尊：白采

不知你有否一读的诚意

151 / 朱自清：白采

他是一个有真心的人

155 / 朱自清：我所见的叶圣陶

怎样一个人？一位老先生哩

161 / 胡适：追悼志摩

得之，我幸；不得，我命，如此而已

171 / 郁达夫：志摩在回忆里

这顽皮小孩，样子真生得奇怪

178 / 郁达夫：怀四十岁的志摩

我就只想做一篇伟大的史诗，来颂美志摩和小曼

182 / 林徽因：悼志摩

看雨后的虹去

192 / 郑振铎：忆愈之

我们在二十几年里，没有间断过一天的友谊

197 / 郑振铎：忆六逸先生

我们的眼互相的望着，各有说不出的黯然之感

203 / 郑振铎：哭佩弦

我的印象中，他始终是一位结结实实的矮个子

208 / 朱自清：中国学术的大损失

他是不甘心的，我们也是不甘心的

214 / 郑振铎：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

他结婚的时候，便是靠《复活》的稿费补助的

221 / 罗常培：我与老舍

不！冷风可吹硬了我的骨头？

227 / 朱湘：梦苇的死

我的心似一只孤鸿

233 / 蒲风：穆木天

说话中偶带点结巴，仍是他的特征

236 / 柳亚子：怀念阿英先生

信是几乎每天有的，但人却没有见过第二次

241 / 郁达夫：光慈的晚年

我们在一家四川路的咖啡馆里，坐着谈着，竟谈尽了一个下午

248 / 郁达夫：打听诗人的消息

死了的人，总是好人，死者的遗稿，总是杰作

252 / 鲁迅：柔石小传

所以他只到十岁，这才能入小学

255 / 鲁迅：为了忘却的纪念

穿着一件厚棉袍，汗流满面，彼此都不禁失笑

266 / 鲁迅：忆韦素园君

他慌张失措，用了爱和忧虑的声音命令道：‘你不许再吐了。’

272 / 石民：忆梁遇春

记得我第一次招呼他和他攀话时他的脸上简直有点赧红哩

276 / 靳以：忆崇群

个人都有好理想，个人都有自己的辛苦

282 / 靳以：忆圣泉

不知道他是藏在天上人间的哪一个角落里

胡适：记辜鸿铭

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，我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先生（Mon Demiéville）在他家中吃饭，陪客的有辜鸿铭先生，法国的×先生，徐墀先生，和我；还有几位，我记不得了。这一晚的谈话，我的日记里留有一个简单的记载，今天我翻看旧日记，想起辜鸿铭的死，想起那晚上的主人王彦祖也死了，想起十三年之中人事变迁的迅速，我心里颇有不少的感触。所以我根据我的旧日记，用记忆来补充它，写成这篇辜鸿铭的回忆。

辜鸿铭向来是反对我的主张的，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，有一次为了我在《每周评论》上写的一段短文，他竟对我说，要在法庭控告我。然而在见面时，他对我总很客气。

这一晚他先到了王家，两位法国客人也到了；我进来和他握手时，他对那两位外国客说：Here comes my learned

enemy！大家都笑了。入座之后，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，右边是徐墀。大家正在喝酒吃菜，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，说：“先生，你可要小心！”戴先生吓了一跳，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因为你坐在辜疯子 and 徐颠子的中间！”大家听了，哄堂大笑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“Cranky Hsü”和“Crazy Ku”的两个绰号。

一会儿，他对我说：“去年张少轩（张勋）过生日，我送了他一副对子，上联是‘荷尽已无擎雨盖’，——下联是什么？”我当他是集句的对联，一时想不起好对句，只好问他，“想不出好对，你对的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下联是‘菊残犹有傲霜枝’。”我也笑了。

他又问：“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？”我说：“‘菊残犹有傲霜枝’，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。‘擎雨盖’，是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是清朝的大帽。”我们又大笑。

他在席上大讲他最得意的安福国会选举时他卖票的故事，这个故事我听他亲口讲过好几次了，每回他总添上一点新花样，这也是老年人说往事的普通毛病。

安福部当权时，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，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，凡国立大学教授，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，都有选举权。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，都有人来兜买。本人不必到场，自有人拿文凭去登记投票。据说当时的市价是每张文凭可卖二百元。兜买的人拿了文凭去，还可以变化发财。譬如一张文凭上的姓名是（Wu Ting），

第一次可报“武定”，第二次可报“丁武”，第三次可报“吴廷”，第四次可说是江浙方音的“丁和”。这样办法，原价二百元的，就可以卖八百元了。



辜鸿铭

辜鸿铭卖票的故事确是很有趣的。他说：“×××来运动我投他一票，我说：‘我的文凭早就丢了’，他说：‘谁不认得你老人家？只要你亲自来投票，用不着文凭。’我说：‘人家卖两百块钱一票，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。’他说：‘别人两百，你老人家三百。’我说：‘四百块，少一毛钱不来，还得先付现款，不要支票。’他要还价，我叫他滚出去。他只好说：‘四百块钱依你老人家。可是投票时务必请你到场。’“选举的前一天，×××果然把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，还再三叮嘱我明天务必到场。等他走了，我立刻出门，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，把四百块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——你们都知道，她的名字叫一枝花——的身上了。两天工夫，钱花光了，我才回北京来。”

“×××听说我回来了，赶到我家，大骂我无信义。我拿起一根棍子，指着那个留学生小政客，说：‘你瞎了眼睛，敢拿钱来买我！你也配讲信义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从今天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！’“那小子看见我的棍子，真个乖乖的逃出去了。”说完了这个故事，他回过头来对我说：“你知道有句俗话：‘监生拜孔

子，孔子吓一跳。’我上回听说×××的孔教会要去祭孔子，我编了一首白话诗：

监生拜孔子，孔子吓一跳。

孔会拜孔子，孔子要上吊。

“胡先生，我的白话诗好不好？”一会儿，辜鸿铭指着那两位法国客人大发议论了。他说：“先生们，不要见怪，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，怎么把一个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送给×××！×先生，你的《××报》上还登出×××的照片来，坐在一张书桌边，桌上堆着一大堆书，题做“×大总统著书之图”！呃，呃，真羞煞人！我老辜向来佩服你们贵国，——La belle France！现在真丢尽了你们的La belle France的脸了！你们要是送我老辜一个文学博士，也还不怎样丢人！可怜的班乐卫先生，他把博士学位送给×××，呃？”那两位法国客人听了老辜的话都很感觉不安，那位《××报》的主笔尤其脸红耳赤，他不好不替他的政府辩护一两句。辜鸿铭不等他说完，就打断他的话，说：

“Monsieur，你别说了。有一个时候，我老辜得意的时候，你每天来看我，我开口说一句话，你就说：‘辜先生，您等一等。’你就连忙摸出铅笔和日记本子来，我说一句，你就记一句，一个字也不肯放过。现在我老辜倒霉了，你的影子也不上我们上来了。”

那位法国记者，脸上更红了。我们的主人觉得空气太紧张了，只好提议，大家散坐。

上文说起辜鸿铭有一次要在法庭控告我，这件事我也应该补

叙一笔。在民国八年八月间，我在《每周评论》第三十三期登出了一段随感录：

[辜鸿铭]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，谈着“尊王大义”，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。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；当他壮年时，衙门里拜万寿，他坐着不动。后来人家谈革命了，他才把辫子留起来。辛亥革命时，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，拖着假发接的辫子，坐着马车乱跑，很出风头。这种心理很可研究。当初他是“立异以为高”，如今竟是“久假而不归了”。

这段话是高而谦先生告诉我的，我深信高而谦先生不说谎话，所以我登在报上。那一期出版的一天，是一个星期日，我在北京西车站同一个朋友吃晚饭。我忽然看见辜鸿铭先生同七八个人也在那里吃饭。我身边恰好带了一张《每周评论》，我就走过去，把报送给辜先生看。他看了一遍，对我说：

“这段记事不很确实。我告诉你我剪辫子的故事。我的父亲送我出洋时，把我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，请他照管我。但他对我说：‘现在我完全托了×先生，你什么事都应该听他的话。只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：第一，你不可进耶稣教；第二，你不可剪辫子。’我到了苏格兰，跟着我的保护人，过了许多时。每天出门，街上小孩子总跟着我叫喊：‘瞧呵，支那人的猪尾巴！’我想着父亲的教训，忍着侮辱，终不敢剪辫。那个冬天，我的保护人往伦敦去了，有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个女朋友。这个女朋友很顽皮，她拿起我的辫子来赏玩，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的可爱。我看她的头发也是浅黑的，我就说：‘你要肯赏收，我就把辫子剪下来送给你。’她笑了，我

就借了一把剪子，把我的辫子剪下来送了给她。这是我最初剪辫子的故事。可是拜万寿，我从来没有不拜的。”他说时指着同坐的几位老头子，“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同事。你问他们，我可曾不拜万寿牌位？”

我向他道歉，仍回到我们的桌上。我远远的望见他把我的报纸传给同坐客人看。我们吃完了饭，我因为身边只带了这一份报，就走过去向他讨回那张报纸。大概那班客人说了一些挑拨的话，辜鸿铭站起来，把那张《每周评论》折成几叠，向衣袋里一插，正色对我说：“密斯忒胡，你在报上毁谤了我，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。你若不道歉，我要向法庭控告你。”

我忍不住笑了。我说：“辜先生，你说的话是开我玩笑，还是恐吓我？你要是恐吓我，请你先去告状；我要等法庭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。”我说了，点点头，就走了。

后来他并没有实行他的恐吓。大半年后，有一次他见着我，我说：“辜先生，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？”他正色说：“胡先生，我向来看得起你，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的不好！”

一九三五年

（原载1935年8月11日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第64期）

傅斯年：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

凡认识蔡先生的，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；受教久的，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，不特不严责人，并且不滥奖人，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，称扬则上天，贬责则入地。但少人知道，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。我以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长久，颇见到蔡先生生气责人的事。他人的事我不敢说，说和我有关的。

（一）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，有一个同学，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，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，于是同学某某在西斋（宿舍之一）壁上贴了一张“讨伐”的告示；两天之内，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，把这个同学骂了个“不亦乐乎”。其中也有我的一件，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，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，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，深的话语意，却是挖苦他。为同学们赏识，在其上浓圈密点，批评狼藉。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。过个几天，

蔡先生在一大会上演说，最后说到此事，大意是说：诸位在墙壁上攻击××君的事，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。诸君对×君有不满，可以规劝，这是同学的友谊。若以为不可规劝，尽可对学校当局说。这才是正当的办法。至于匿名揭帖，受之者纵有过，也决不易改悔，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。凡作此事者，以后都要痛改前非，否则这种行动，必是品性沉沦之渐。这一篇话，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。我小时，有一位先生教我“正心”“诚意”“不欺暗室”，虽然《大学》念得滚熟，却与和尚念经一样，毫无知觉；受了此番教训，方才大彻大悟，从此做事，决不匿名，决不推自己责任。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，北大的匿名“壁报文学”从此减少，几至绝了迹。

（二）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，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，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。蔡先生到后，我们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，凡在我的一份中，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。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，但蔡先生从无一字责备。有一次，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，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。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，一面痛骂，一面要钱，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，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，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，以此意陈告先生。先生沉吟一下说：“《论语》上有几句话，‘人洁己以进其洁也，不保其往也，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，唯何甚？’你说他无聊，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？”于是我又知道读《论语》是要这样读的。

（三）北伐胜利之后，我们的兴致很高。有一天在先生家中

吃饭，有几个同学都喝了点酒，蔡先生喝得更多，不记得如何说起，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。我说：“我们国家整好了，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，就是西洋鬼子，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，自北冰洋至南冰洋，除印度、波斯、土耳其以外，都要‘郡县之’。”蔡先生听到这里，不耐烦了，说：“这除非你做大将。”蔡先生说时，声色俱厉，我的酒意也便醒了。



蔡元培

此外如此类者尚多，或牵连他人，或言之太长，姑不提。即此三事，已足证先生责人之态度是如何诚恳而严肃的，如何词近而旨远的。

蔡先生之接物，有人以为滥，这全不是事实，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，与众不同。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，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，除非证明其无罪；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，除非证明其有罪。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，一切待人接物，无不如此。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，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。凡有人以一说进，先假定其意诚，其动机善，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。如此办法，自然要上当，但这正是孟子所谓“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难罔以非其道”了。

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，便是大错了，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。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，他虽不说，心中却完全当数。至于临艰危而不惧，有大难而不惑之处，只有古之